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论

Zhexue Shehui Kexue Chuangxinlun

汪信砚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论

王德胜 著

王德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论

Zhexue Shehui Kexue Chuangxinlun

汪信砚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论/汪信砚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5227 - 0

I. ①哲… II. ①汪… III. 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IV. ①C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752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田 文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网 址 <http://www.csspw.cn>

邮 编 100720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95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1)
一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	(1)
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现代社会的发展	(5)
三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11)
第一章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本质和特征	(18)
一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内涵	(18)
(一) 创新释义	(18)
(二) 科学创新的一般含义	(22)
(三)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基本内涵	(26)
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本质	(30)
(一) 探索新的真理	(30)
(二) 发现 and 解决新的问题	(33)
(三) 形成新的思想观念	(36)
三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特点	(39)
(一) 新颖性	(39)
(二) 超越性	(40)
(三) 独特性	(42)
(四) 普遍性	(44)
(五) 时代性	(46)
第二章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构成要素	(49)
一 创新主体	(49)
(一) 创新主体的类型	(49)

(二) 创新主体的特质	(53)
(三) 创新主体的历史演变	(58)
二 创新对象	(60)
(一) 创新对象的类型	(61)
(二) 创新对象的特点	(64)
(三) 创新对象的生成	(67)
三 创新资源	(69)
(一) 创新资源的类型	(70)
(二) 创新资源的形成	(73)
(三) 创新资源的作用	(76)
第三章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基础、条件和动力	(79)
一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基础	(79)
(一)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实践基础	(79)
(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理论基础	(82)
(三)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主体基础	(85)
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条件	(89)
(一)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时代条件	(90)
(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条件	(92)
(三)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个人条件	(93)
三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动力	(96)
(一)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97)
(二) 理论自身的矛盾	(99)
(三) 主体的自我反思	(103)
第四章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能力	(107)
一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构成	(107)
(一) 知识转化能力	(108)
(二) 个性品质	(109)
(三) 思想意识	(112)
(四) 社会机制	(114)
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	(116)
(一)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主观因素	(116)

(二)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客观因素	(120)
三 强化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基本原则	(124)
(一) 建立切实有效的评价机制	(124)
(二) 形成民主高效的管理体制	(126)
(三) 合理利用各种创新资源	(129)
四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有效发挥的途径	(130)
(一) 强化问题意识	(130)
(二) 优化思维方式	(133)
(三) 健全创新体制	(136)
(四) 尊重学术规律	(140)
第五章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类型	(143)
一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类型问题的复杂性	(144)
(一)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144)
(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表现形式多样性的原因	(145)
(三)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类型的观点分歧	(149)
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类型的划分	(152)
(一) 现有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类型划分的主要缺陷	(152)
(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类型划分的方法	(155)
(三)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基本类型	(158)
三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类型的个案分析	(162)
(一) 普遍创新的个案分析	(162)
(二) 特殊创新的个案分析	(165)
(三) 综合创新的个案分析	(167)
第六章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实现机制	(173)
一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精神	(173)
(一)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	(174)
(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个体主体精神因素	(177)
(三)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社会主体精神因素	(179)
(四) 弘扬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精神	(181)
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思维机制	(184)
(一) 问题机制	(184)

(二)方法机制	(187)
(三)反思机制	(191)
(四)范式机制	(192)
三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社会建制	(194)
(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社会体制	(195)
(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社会机制	(198)
(三)国家创新系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建制化的 典型形式	(199)
 第七章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评价	(202)
一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评价标准	(202)
(一)创新性标准	(203)
(二)真理性标准	(206)
(三)价值性标准	(209)
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评价方式	(212)
(一)同行专家评价	(212)
(二)量化评价	(216)
(三)综合评价	(219)
三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评价的科学化	(223)
(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评价科学化的意义	(223)
(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评价科学化的影响因素	(226)
(三)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评价科学化的基本原则	(229)
 第八章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233)
一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现状	(233)
(一)研究机构、人才队伍和社会影响明显改观	(233)
(二)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238)
(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组织管理体系	(241)
二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面临的问题	(245)
(一)创新评价不够科学	(245)
(二)创新管理不够完善	(250)
(三)创新氛围不够浓厚	(255)

(四)创新能力仍然不足	(260)
三 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对策	(262)
(一)加强学术队伍建设	(262)
(二)完善创新评价体系	(265)
(三)推进学术规范建设	(269)
(四)严格科研管理	(272)
(五)营造创新氛围	(275)
后 记	(280)

导 论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人类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贵在创新。只有不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自身才能繁荣和发展；只有不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才能为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思想资源；也只有不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在现时代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之源。离开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前进和发展的动力，就不可能担负起其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任，甚至根本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

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庞大的学科群，它所内含的众多学科可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两大部类。虽然哲学、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在研究对象、理论旨趣、致思方向和思维方式等多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无不以创新作为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唯有大力创新，哲学社会科学才能不断繁荣和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实现的，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它的产品主要包括两类，即知识和价值观念。其中，社会科学研究的旨趣在于探索社会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获取关于社会事物“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的知识；人文学科研究的旨趣则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价值、形成关于客观事物相对于人而言以及人面对客观事物而“应如何”的价值观念。当然，除了知识和价值观念以外，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有其非常重要的副产品，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但它们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产品，即知识和价值观念的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并且是为这些主产品的生产服务的，只不过它们往往具有更广泛、更普遍的社会意义。与物质产品可以批量制造不同，知识和价值观念等精神产品的生产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知识的生产只能是一次性的，重复已有的科学研究、生产已有的知识毫无意义；价值观念的生产则必须是个性化的，即只有表达了某种独特的价值观念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李凯尔特所说，“人文研究是‘具体的’，它关心个别和独特的价值观念”^①。知识和价值观念等精神产品生产的独一无二性，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取得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只有不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能生产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产品。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就其结果而言，它们不外乎三种基本类型：一是理论体系创新，即在某一学科领域中创立了新的理论；二是学术观点创新，即针对某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或主张；三是研究方法创新，即提出或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这三种类型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本身的意义并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理论体系创新是最为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它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的意义是最为重大的。从历史上看，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整体上的发展主要是通过理论体系创新来实现的。当然，理论体系创新不是凭空实现的。马克思曾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②而一旦人们在某一学科领域中真切地把握了时代的需要、创造了新的理论体系，就能把该学科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例如，哲学的历史发展就是这样实现的。亚里士多德指出：“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③古代人类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惊诧和恐惧，渴望找到那种存在于一切现象背后并作为一切现象之原因和根据的绝对的本体或本原，以便对纷繁复杂、变动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

不居的自然万物作出统一的理解。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西方古代哲学家们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本体论哲学体系。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产生了西方近代哲学。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发展自然科学以推进工业生产的迫切需要,西方近代哲学家们着重探讨了各种认识论问题,包括认识的来源问题、认识的可靠性问题、认识的真理性问题、认识的内在矛盾问题、认识的基础和根据问题,等等。其中,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分别创立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体系,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创立了一系列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则创立了代表着旧哲学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方面最高成就的各种不同的哲学体系,它们使西方近代哲学不断发展到新的阶段。而为了适应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实现了人类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在努力反映和把握时代需要的过程中创立了各种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的哲学体系,并由此使现代西方哲学不断演进和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理论体系创新,就不会有源远流长、色彩斑斓的哲学史,也不会有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

相对于理论体系创新而言,学术观点创新是更为常见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在哲学社会发展过程中,如果说理论体系创新属于质变,那么,学术观点创新则属于量变。科学哲学家库恩通过对自然科学发展史的研究发现,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进化的连续性与革命的间断性的统一,就是说,它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进化阶段,而在另一个时期内则会进入剧烈变化的革命阶段。其中,科学进化是指科学理论在量的方面的变化,是科学知识在数量方面的增加和积累;科学革命则是科学理论发展中的质变,是新的科学理论的创立和科学理论的根本变革。因此,进化与革命既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也是科学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其实,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大体如此,尤其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形。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创立后,往往也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进化阶段。在此期间,人们从不同的方面对该理论体系进行探索,提出各种新的学术观点,从而使该理论体系不断演进。从历史上看,大凡经历了这一过程的理论体系都能

形成某种学术传统,甚至变成某种“主义”,如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等,经济学中的重商主义、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等。在这些“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学术观点的创新有时还能形成同一学术传统中的不同的学术派别。例如,康德主义在其演进过程中出现了马堡学派、弗赖堡学派等新康德主义学派,黑格尔主义在其演进中出现了老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等新黑格尔主义学派。人们通常认为,这些不同学派的出现意味着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分裂。但这是从这些理论体系的外部看问题所得出的结论。站在这些理论体系内部来看,上述不同学派的出现实际上是学术观点创新所致,它恰恰是这些理论体系某种意义上的生机和活力的表现。当然,上述这些“主义”或理论体系本身都存在着严重缺陷,它们演进过程中的一些学术观点创新的意义也是非常有限的。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后也一直处于丰富和发展过程中。这种丰富和发展,既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形式,也表现为不同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各个领域的学术观点创新,它们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研究方法创新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基本类型之一。研究方法创新所直接形成的是新的研究方法,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里所说的研究方法是广义的方法,包括视域、视角、思维方式、研究路径、分析方法、概念框架等,而所有这些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人们通常所说的范式。研究方法的创新,可能是上述某一特定方面的创新,如提出或运用了新的分析方法,也可能是在上述所有方面的整体创新,即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强有力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创新和学术观点创新,并且往往是理论体系创新和学术观点创新的重要前提。其中,研究方法的整体创新即范式转换的意义尤其重大,它必然带来理论体系的创新。库恩认为,范式的转换过程就是科学革命的过程,而其结果则是旧的科学理论为新的科学理论所取代。他曾举例说:“物理光学范式的这些转变,就是科学革命,而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① 在哲学

^① [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随处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范式或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它是对以往旧的理论范式的根本改造。正是由于这一范式转换，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相统一的科学世界观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发现”，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实现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研究方法的整体创新或范式的转换之所以必然带来理论体系的创新，是因为它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对此，库恩称之为“格式塔转换”，并曾用格式塔心理学的鸭兔图实验效应来加以说明：“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变成了兔子。先前从上面看到的是盒子的外观，后来却成了由下面看到的内部。这类转变在科学训练中是很普遍的，虽然通常它是逐渐发生的，而且几乎总是不可逆的。”^①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理论变革中也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研究的都是无产者被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但由于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从根本上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当然，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的创新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也是十分重要的，它往往是学术观点创新的必要条件。

总之，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有赖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要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就必须不断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创新、学术观点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

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现代社会的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根本前提和内在动力，而且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现代社会之所以舍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是因为能够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中得到回报，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够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各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① [美]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如果说哲学、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有着古老的传统并从西方古典时代以来就担负着表达“人类价值”的重任^①，那么，社会科学则只有相对较短的历史。“在经济学中，祖父辈是：亚当·斯密、T. 马尔萨斯和 D. 李嘉图，时间是从 1776 年到 1810 年；父辈是：A. 马歇尔和 L. 瓦尔拉，时间是从 1870 年到 1890 年。在社会学中，祖父辈是 A. 孔德、卡尔·马克思和 H. 斯宾塞，时间是从 1850 年至 1870 年；父辈是 E. 迪尔凯姆和 M. 维贝尔，时间是从 1890 年到 1915 年。在心理学中，祖父辈是 H. 赫尔姆霍茨、E. 维贝尔和 G. 费希纳，时间是从 1839 年到 1860 年；父辈是 W. 冯特，W. 詹姆斯和 S. 弗洛伊德，时间是从 1879 年到 1910 年。在人类学中，祖父辈是 E. B. 泰勒和 J. G. 弗雷泽，时间是从 1879 年到 1900 年；父辈是 F. 博阿斯和 B. 马林诺夫斯基，时间是从 1910 年到 1920 年。”^② 实际上，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学术界仍有人在讨论社会科学到底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但是，进入 20 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迅速发展，其社会影响与日俱增，成为“公众最关注和最寄予希望的科学”^③。与此同时，哲学等各门人文学科也表现出更加关注生活世界的鲜明特点，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出现迅猛发展的态势，是由于现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社会问题的重新发现（特别是在 60 年代）重新引起了对社会科学的重视和注意。这些问题是：种族歧视、贫困、家庭破裂、住宅环境恶劣、种族骚动、生态与环境问题，等等”，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建议”^④。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新。1971 年 2 月，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等人曾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项研究报告，列举了从 1900 年到 1965 年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 62 项“创造性成就”，包括弗洛伊德等人的“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心理学”、韦伯等人的“渐进的社会变革”理论、莫斯卡等人的“优秀人才研究”、罗素等人关于“逻辑与数学统一”的哲学研究、熊彼特等人关于“革新在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作用”的研究、曼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6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0 页。

② [美] 丹尼尔·贝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 1982 年版，第 24 页注释。

③ 同上书，第 23—24 页。

④ 同上书，第 23 页。

海姆等人的“知识和科学社会学”、梅里安等人的“定量政治科学和基本理论”、帕克等人的“生态系统理论”、布里奇曼的“操作定义”、乔姆斯基等人的“结构语言学”、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冯·诺伊曼等人的“对策论”、贝塔朗菲等人的“一般系统分析”、沃尔德的“统计决策理论”、布莱克特等人的“运筹学与系统分析”、萨缪尔逊等人的“计量经济学”、康南特等人的“科学的认识动力学”、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与社会科学中的结构主义”等。这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都曾对政府的决策、社会的改良或经济的增长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并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仍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鉴于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①。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社会变革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质变，它离不开一定的思想资源。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为社会变革提供思想资源，早在近代就已有鲜明体现。欧洲近代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中形成的反映新兴资产阶级价值诉求的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直接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理论准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美各国取得主导地位的不可缺少的思想支撑。进入20世纪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作用更加显著。这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对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上。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地揭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领导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全球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尔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由此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创立并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迎来了中华民族的

^① [美] 丹尼尔·贝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版，第2页。

伟大复兴。可以说,20世纪以来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表现为它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政功能得以实现的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资政,即为社会规划、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有关决策提供咨询,亦即为治国理政建言献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智库建设。按照世界上最著名的智库——美国兰德公司的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定义,所谓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①。智库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的理论、策略和方法。在西方发达国家,每逢重大政策的制定,一般都是先由智库提出建议,然后媒体讨论、国会听证,最后政府予以采纳。据统计,目前全球各国共有3000多家智库,它主要由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专家组成。而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效发挥其智库作用和资政功能,就必须深入研究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生活,特别是要深入研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并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理念、思路、策略和方案,也就是必须努力实现理论、观点或方法的创新。从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资政功能的实现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20世纪凯恩斯经济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普遍性的经济大萧条,出现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向来推崇“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原则的古典经济学完全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从理论、方法、政策三个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在理论上,凯恩斯反对古典经济学关于供给总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的教条,强调总需求对国民收入的决定作用,认为市场调节机制无法克服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在方法上,凯恩斯反对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理论分为经济学原理和货币学原理的做法,并

^① 参见朱坤等《中国无智库?》,《新周刊》2009年第14期。